

54
百家批註
足本大字

網鑑易知錄



第七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綱鑑易知錄 卷七

綱目續編定本

宋紀(三)

哲宗皇帝

棄荒轉而得蘇合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闕說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實質焉者也。今呂公綬然禁止邪說。若聖堯而得蘇合也。當時學

者。一何幸焉。闕說差轉蘇合。見卷六。

國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見卷六。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

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

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

不得以申韓見卷二。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

得引用王氏字說。見同經義。國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彥博素表乞致仕故也。國以處

士陳師道爲徐州今江南徐州。教授。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

日不炊。晏如也。熙甯

神宗年號

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

以蘇軾薦。授是職。

圖復制科。

圖李清臣免。

圖時釐

離也

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

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今河南府

圖五月。以劉摯王存爲尙書左右丞。○六月。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

圖秋七月。

罷門下侍郎韓維。圖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

密爲讒慝。詔分司南京。

見卷六

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

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見卷六

圖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圖頤

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

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

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

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

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

瘡疹不出。頗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常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

可不知乎。翊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

王存抗聲
簾前
蘇軾玩侮
程頤

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句精西

京洛陽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可黨蜀

黨四黨今直隸朔北也虞書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

軾爲首而呂尙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

是時熙豐元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雖上陰伺間諫隙而諸賢不悟

各爲黨比以相訾子議惟呂大防秦人揔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

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

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諫

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太平有爲之時也然而韓維以爲想罷頤以爲廢廢何也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進講色壯繼以諷諫辭說以不近人情而賊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請此皆君子之氣自相

政計求其不操小人之禍亦亦疑矣觀於此罷右司諫賈易國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

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

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公著退語去同

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

胡宗愈君子無黨論

君子自相

攻訐

程蘇交惡

呂公仁者
之勇

常安民貽
呂公著書

前世已然
之禍

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圖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見卷六圖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圖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見漢靈帝建寧元年二年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見唐中宗神龍元年二年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圖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尙書左右僕射。夜兼門下中

昌冠傾心
戮力

精學以治
心養性爲

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尙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

密院事。圖大防朴厚。愈

春

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

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法。比隆嘉祐。

仁宗

時黨論方起。純

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

政。太后太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

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淹仲與

韓琦富弼同慶歷。

仁宗年號

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

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

見卷

六。并錄歐陽脩朋黨論。

見卷六

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

今江南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圖已巳。四年。春。二月。東平。

見卷五

公呂公著卒。圖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

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

去聲。哭也。

奠。贈太師。封申國。

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

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

昌公著服
王安石
立經義詩
賦兩科
精明法科

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歲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去聲也。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者。易繫辭上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圖三月。胡宗愈免。中丞孫覺。有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圖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圖尙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敍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

范祖禹談
龍講錄

范祖禹先
事之戒

蔡確車蓋
事賦詩

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
題。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祖禹初從司馬光脩資治通鑑。
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卽位擢右正言。以
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
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
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
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
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
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
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
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無益。陛
下甯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安置蔡確於新州。確
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今湖南嘗遊車蓋亭。在德安府西北賦詩十章。知漢陽軍。

廣漢陽府

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

位武后事。

見卷四

以斥東朝。

太后

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

置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

今廣東道

純仁

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

真宗年號

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過自不免。

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貶確英州。

今廣東龍州府英德縣

別駕新州。

今廣東新興縣

安置。確至新州。未

幾卒。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

難辨。過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

乃出知潁昌府。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今河南汝寧府

以趙瞻同知樞密

院事。韓忠彥

子琦

許將爲尙書左右丞。

秋七月。安燾罷。

以母喪去位

冬十一月。以孫

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俞爲門下中書侍郎。

庚午。

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

見卷六

之俘。

詔以米脂等四砦畀

秘

之。夏

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

俱見卷六

安疆

在陝西慶陽府白豹城東

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文彥博致仕。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

謝公宴餞
玉津園

壽公天下
異人

實樂君子
小人消長
之機

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仁宗年號建儲之議見卷六不可信。太后命付史官。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見卷六。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等使致仕。命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見卷六先是。遣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見卷六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見卷六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尙書左丞。見卷六夏四月。孫固卒。見卷六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見卷六秋八月。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見卷六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尙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見卷六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王安石呂惠卿黨中。始終反復。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

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

見卷六

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

崇福宮。

見本卷上

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軾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

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

見卷五

以搖在位。大臣爲自全計。呂大防范純

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

見卷五

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

見卷五

造作諸法。

新法也

上逆天意。下

失民心。今二聖

太后及帝

因氏所願。取而更

耕

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

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

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

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

說遂已。

靜軒曰。氏曰。吾之賢。不處於陰。陰成其之際。而處於一陰方生之伴。其故何歟。蓋一陰之萌。其勢必微。其勢必微。則其防固杜。誠之意深矣。不惟不總。而少罷之。於是用一小人。追乘君子。抑何可以服天下哉。

乃王呂之黨。其心。端謹之徒。今向昌用。則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宗社生其休戚之寄。是以深慮等交。

章切諫。則其防固杜。誠之意深矣。不惟不總。而少罷之。於是用一小人。追乘君子。抑何可以服天下哉。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尙書右丞。王

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

調停
蘇轍諫用
安石之黨

聖賢戒於
一陰方生
之時

楊康國論
蘇轍

王巖叟納諫兩宮

日食大水

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張儀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宏。掉闔見卷一。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

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易泰卦象傳。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否卦象傳。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夏五月朔。日食。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初軾以論事爲衆所忌。趙挺之王觀攻之。遂出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府。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神宗年號末在揚州。今江南揚州府。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

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

今江南
寧國府

君錫知鄆

州。

見本
卷上

呂大防請并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

見卷
六

尋改知揚州。冬十一月。罷劉

摯知鄆州。

見卷
六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

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

遂與大防有隙。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皆附大防。章惇諸子。故與摯子遊。

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覲

見卷
六

後福。遂罷摯知鄆州。

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

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

見卷
六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摯重厚

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

素與王安石善。熙甯

神宗
年號

初。自知廬州。

今江南
廬州府

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

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侍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

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

字
堯俞

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及卒。太后謂輔

鄭雍楊畏
附呂大防

傅堯俞不
設城府

傅夔命金
玉君子

蘇轍阻伊
川

蘇氏兄弟
相繼擢顯
始備六禮
立后

高太后諡
議

臣曰。傳侍郎深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石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諡獻肅。

○壬申。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旣而罷之。○頤服闋。終日。關

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擬除館職。館開之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

差管句。稱。崇福宮。見卷六。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

馬光。呂公著。見卷六。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甯有他故。

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頤此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最易得也。昔者

蘇轍以恐不肯靜。阻。則是蘇氏兄弟相繼擢顯。何也。蓋由程子剛正不阿。舉而不黨。是有以見絕於人云爾。殊不知以君子而遇君子。則道同志合。其利斷金。心字意契矣。小人而遇君子。則心背神馳。疾如芒刺。勢如湯火。故大者既而罷之。以

致其惜之之意焉。○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今直隸廣平府。馬軍都虞侯元之

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

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

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與禮官議。册后六禮。

○發册。告期。納成。納吉。納采。問名。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帝御文德殿。册爲皇后。太皇太后語

去。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旣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

此人當之。**綱**五月王巖叟罷。

出知鄭州。

綱六月以蘇頌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尙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

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秋八月陝西地震。**綱**九月召蘇軾爲兵部尙書兼

侍讀。

季又還。學士未幾。又罷。知定州。

綱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綱**夏六月梁燾罷。**綱**燾以疾罷。燾自立朝

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

見卷五。

乘時而發。

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

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

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

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綱**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綱**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

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

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

梁燾薦士
錄
桃李不向
人開

數郡同日

水

大皇太后

高氏崩

女中堯舜

范祖禹
宗親政疏

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太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圖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圖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圖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是時數郡同日而水其異甚矣蓋水乃陰物而小人乃陰類太皇太后則其義光明且切著然後可知天變不虛生非異妄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目比事書之其旨如此觀者不可不知也圖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稱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平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圖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院等復入內給事圖太后旣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閒開○乘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

天下豈堪
小人再廢
蘇軾附名
同進

楊畏首叛
呂大防

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諫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病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怪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圖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圖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劉太后見卷六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也。謂崩也。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見卷六上之曰。望陛下稽放。傲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納。圖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圖此而後。小人盡用。新法復。不至於天怒人怨。四

海分崩而
不止也。

呂大防爲山陵

見卷五

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